

童年与社会

[美] 爱利克·埃里克森 著 高丹妮 李妮 译

Childhood and Society

Erik H. Erikson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特定生命阶段
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相遇引发的种种巧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童年与社会

[美] 爱利克·埃里克森 著 高丹妮 李妮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与社会 / (美) 爱利克·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著; 高丹妮, 李妮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7.12 (2018.05重印)

书名原文: Childhood and Society

ISBN 978-7-5192-3992-3

I . ①童… II . ①爱… ②高… ③李… III . ①儿童心理学—研究 IV .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4392 号

Childhood and Society by Erik H. Erikson

Copyright © 1963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童年与社会
TONGNIAN YU SHEHUI

著 者 [美] 爱利克·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译 者 高丹妮 李 妮

策划编辑 于 彬

责任编辑 李晓庆

装帧设计 刘 岩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e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大悦印务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38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3-7907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3992-3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自从1976年中国社会逐步回归到发展的轨道上以来，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这个三个字组成的字串，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与过去将心理学贬为伪科学相比，当今社会几乎无人不说心理学重要：各个方面的研究人员都向心理学靠拢，从心理学中找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宣称自己是心理学家；高校竞相创办心理学系，大举扩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心理学，或者说对心理方面的研究投入迅速增加；心理学研究论文在国内外的发表数量呈指数性上升。然而，所有人也都同时感觉，国人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差，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忧，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需求却难以从浩如烟海的研究中得到哪怕万分之一满意的回答，因此中国心理学陷入了尴尬与困境。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学的状态也是如此。这个状态与马斯洛在七十多年前说的非常相似：“心理学今天已经被扯得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三个（或更多）分离的、互不交流的科学或科学家集团：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三是人本主义

的心理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除了马斯洛所描述的那些以外，这场混乱中又增加了如今占据主流地位的认知心理学及其假子认知神经科学，使得整个心理学世界更加支离破碎。有识之士不得不认为，当今心理学又一次处于徘徊的路口。

心理学必须研究人的行为，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研究人的行为、不研究社会性的人的行为，当今心理学领域的某些研究工作就完全可以归于其他学科。而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倾向是，一味试图以微观世界的现象解释宏观的人的行为，以为越微观的知识越正确。一些研究就是看哪个脑区的活动、哪个核团的功能、哪个细胞内外离子的运动、哪个基因何时开放等，试图以机械的还原代替研究对象本身，这不仅在哲学层面难以立足，实际结果也必然走向无知论，进而变相忽略了对人的研究，继续下去势必造成心理学学科的消亡。

另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实验室才是提供知识的唯一领地。目前这一观点在我国尤为突出。这种对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主要的知识体系并非来自实验室的视而不见的倾向，也泛滥于心理学界，结果是除了实验室以外的心理学的思想精华都被排斥了，更无法让这些精华在回答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与心理有关的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所有的人都认可，人的行为及其心理基础是人类自身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问题，甚至有人质疑以大脑来理解大脑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悖论，更何况人的社会行为远远比单个大脑可能拥有的功能还要复杂。这些思考难免给心理学研究蒙上不可知论的阴影。在同意心理学要从细胞分子水平到社会水平进行多层次研究的同时，一些人仍然对于通

过思辨、实践验证，再思辨、再验证，直到总结出普适理论的研究方法噤若寒蝉，这使得我们对高级心理过程的认识，特别是对人的社会性和本性的认识严重滞后。众多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社会问题陷入无从回答的窘境。今天恰逢爱因斯坦诞辰135周年，他的相对论最初也是观察、分析、思辨、推论的结果，是不可能在任何实验室中得到验证的，但最后是在宇宙活动中得到证明的，这对于如何研究和认识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和行为特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鉴于我国对高级心理过程和人的本性研究的专著稀少，而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名著颇丰，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精心挑选、组织、出版了这套“心理学大师系列”丛书，虽然并不指望它对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至少可以给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心理人又一次冷静思考“心理学向何处去”和“心理学能干什么”的机会，同时也给社会各界又一次提供了了解心理学全貌的窗口，进而为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个意义看，本系列值得所有心理学人和愿意了解心理学、愿意重新理解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读者参考。此刻，《人性能达到的境界》（马斯洛）、《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弗洛姆）和《自我与自性》（荣格）三本书已经翻译和编排完毕，正在付梓，陆续还会有弗洛伊德、罗杰斯、埃里克森等人的一系列著作出版。这个系列的特点与其说关注的是人的心理，不如说偏重的是人本身及人性的本质。很多著作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甚至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范畴。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哲学。我想，这也是这个系列对大众及社会最具意义的地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长期致力于服务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最早与中国心理学会合作并始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出版机构。应世图的邀请，正好就此机会，我就心理学如何面对学科目标和社会现实做点思考。这些自然都是一孔之见，希望求教于各位方家和各界人士。

张侃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2001—2009）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2008—2012）

2014年3月14日于时雨园

1985年的新思考

为庆祝本书持续销售35年，我被要求为本书写一篇前言。但随后我意识到本书已然有了两篇前言，一篇是写给1950年的第一版的，另一篇是写给1963年的第二版的。此外，本书每部分都有一篇正式的引言。这说明至少在35年前，我就习惯于向我的读者们预告他们即将阅读的内容。在活到如今的年纪，我通过总结已然发生的事情来庆祝过去。在《生命周期完成式》这本书中，我指出一个活到80岁的老人喜欢回顾过去以及漫长的中年生活如何破坏了他们的断言、希望、恐惧。在过去，个体会获得一个能够反映出与他人分享的具体时空的历史性身份，并发展出对围绕他的存在而产生的存在性身份的需求。

我把我在40岁的时候对不同社交形式中的儿童的临床和人类学观察称作一段“旅程”。根据《马奇词典》，这个词语指的是“对地点和距离的记录”。

我必须承认，这段旅程让我想起了我在年少时如何沉浸在德国文化特有的仪式化——漫游中。这是一种艺术性和反思性的漫游。在这段漫游中，个体试图找到可与欧洲南部的文化和伟大的德国作家相比的对应物。

多亏了我那些慷慨的朋友和老师们，这段关于临床和人类学观

察的旅程首先从用弗洛伊德的伟大精神了解童年的普遍意义的伟大经历开始。我们从对特殊学校的儿童的观察中，从对精神分析对成人记忆和生活史的重构中，从儿童精神分析——被安娜·弗洛伊德所发展——的实践中获得了这种普遍意义。

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我描述了我在维也纳和美国是如何开始并继续研究童年的。这篇前言中有一句话自成一段：“我的妻子琼·埃里克森对本书进行了编辑。”我必须要说的是，她还帮助我编辑了其他图书。琼和我一样都曾在维也纳教书，并且也曾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当我们从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中逃离并来到美国时，我几乎不会说英语，是琼耐心地教我学会了英语。这让我能够在对儿童——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儿童，包括印第安儿童——的游戏的观察中，以一种重要的方式理解和表达某些感知和概念。这同样使得我和琼能够一起以《健康人格的发展和危机》为题描绘出人生的各个心理社会阶段，并于1950年提交给白宫会议。至于儿童游戏的意义，我已然用诗人布莱克的诗句——儿童的游戏和老人的理智，是他们各自季节的果实——进行了总结。“游戏与理智”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标题。我不仅用它来命名本书的其中一章，还用它来命名我的另一本书。这本名叫《游戏与理智》的书收录了我在哈佛大学所做的戈德金演讲的演讲稿。

《童年与社会》从一开始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发行，其中包括德语版和丹麦语版。德语是我上学时期所用的语言，丹麦语则是我的母语。事实上，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前就放着一本《生命周期完成式》的丹麦语版本。

在本书1963年的版本中，我使用了“核心冲突”这一词语。我

惊讶地发现，“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主题构成了生活的核心问题。因此，请允许我在此讨论一个人类生活中的真正的核心冲突，即母亲和父亲角色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对我们来说什么变成了吞噬一切的危险。当然，自弗洛伊德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其他核心冲突——以来，父母主题一直是精神分析式思考的中心。

我对两个主要的现代国家的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之间的冲突的精神分析，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影响甚广的“美国妈咪”形象和具有毁灭性的“德国父亲”形象。母亲主义似乎代表了一种多种特质并存的复合形象，但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同时展现这些特质。“只有当父亲在历史性的角色中断的影响下成为老爸的时候，母亲才会成为妈咪。”当你弯下腰来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母亲主义不过是家长制的变形。由于美国父亲放弃了自己在家庭中、在教育中、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母亲进入了她们自己父亲的角色。在此讨论特定的母亲类型或父亲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使彼此成为可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同时提到了在激进运动的发展中出现的残忍的父亲形象。我试图阐述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当先进的技术成就把整个人类暴露在核危险之下——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认为，只有充满人性的母性和父性关怀达到平衡和“成熟”，人类才能得救。

当然，母亲支配着儿童的早年时光，并且活跃在教育机构和仪式化机构——例如学校和家庭——中，但她们易于将战争精神的激进培养与经济和政治仪式化的任务留给自己的丈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政治进化会滋生敌意，并让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仅把对方看作不同的人种，而且看作不同的物种（或者我所说的伪物种）。伪物种

化在一个十分现代和开化的国家中的最坏例子便是纳粹主义。在讨论中，我会指出，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有赖于明显的父性超我。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父性超我是惩戒性的和激进的良知——最初被认为是必需的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这种激进的良知定义了自由和自我容忍的边界。当总体良知不受关怀的生殖性意识（a generative conscience of care）所控时，它也可能变得无法容忍。

我们可以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双面的父母形象。每个男人都有母亲，并且在早期发展完成前，仍是母亲的一部分。同样，每个男人都曾被母亲或其他女人照顾过。但是这也意味着每个男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母亲产生了认同。我们可以认为，每个男人之中都有一个母亲存在。与此类似，每个女人都曾在童年的某个时期“体验过”父亲形象，或者说一系列屈服于道德的男人形象。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都曾体验过对母亲形象和父亲形象——愤怒，坚持自身的优越性，时刻准备好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使用道德力量——的感官反应。

对男孩和女孩在游戏中对内在和外在空间的不同利用的观察构成了我们的临床和人类学观察之旅的重要部分。我将会在我的其他作品——《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加利利传说和自我感》——中阐述拯救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为了强调我们的观察之旅指给我们的方向，我总结了一些结论。我提到了对一个历史和政治共同决定的充满人性的内在和外在空间的展望。未来的母亲形象和父亲形象有赖于一个充满母性的共享空间和父亲对这样的空间的保护。

爱利克·埃里克森

第二版前言

我再一次阅读第一版前言时，“概念化的旅程”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时我用了斜体标注，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个能概括这本书的核心内容的公式。写作本书的原本目的是为美国的治疗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提供精神病学教育的补充教材，后来意料之外的是，它还进入到不同学科领域，并且被传播到许多国家。鉴于此，对本书进行修订并出版第二版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许多年轻人和老人也在阅读这本书，他们并没有实际的临床经验来帮助他们判断书中的内容，这点常常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在做修订以前，我在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班（1961—1962年）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发现，无论如何，个性的整合总能给年轻学生一些指引，这种指引能帮助他们深入自我意识和理解从不同资源获得的词汇。我的学生们都不赞成我对书中内容做大幅修改，就好像老人没有权利去改写自己年轻时所书写的旅程那样。感谢他们的坚持和用心。

但是本书也被用于培养那些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专业人员。所以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缺点源于它的性质，它记录的是专业工作者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就像许多其他事情那样，第一次做的时候觉得很了不起，可是如果再做一次，你就会希望当时不是那样做的，甚

至想重来一次。所以我此次修订的目的只是想要澄清我的原始意图以及增加一些我同时期的工作成果作为补充。

在做修订的过程中，我首先修改了那些我自己重读的时候不太理解的段落。其次，我修正了那些常常会引起误会或是常常被学生问到的描述和解释。从第一部分末尾到第三部分，我增加了大量内容。最后，我增加了我十五年前写的脚注，我后来写的一些内容即是从这些脚注发展而来。

第一版前言中的致谢部分并没有提及已故的大卫·拉帕波尔。他阅读过我的手稿，但是直到本书出版前，我都未收到他的建议（具体细节在此不予赘述）。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曾一起工作过，他比任何人（也包括我）都更能将我书中的理论含义描述清楚，并将那些理论同其他精神分析师和心理学家观点联系起来。我只好满怀感激地引用他的著作，其中包括详细的参考书目。

第二版增加的内容源自论文《青春期前儿童的游戏建构中的性别差异》和《“健康人格”的成长与危机》一书。

行为科学进展研究中心

爱里克·埃里克森

1963年3月于加利福尼亚斯坦福

第一版前言

前言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作者在写完书后表达自己的感受，告诉读者他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首先，这本书的内容全部来自精神分析的实践。其中一些主要章节都是基于一些特定的样本案例：年幼儿童的焦虑、美国印第安人的冷漠、退伍军人的困惑、年轻纳粹分子的傲慢。借助精神分析——最早被用来研究精神障碍——这一分析方法，我们能够探查这些案例中的冲突部分。在弗洛伊德的努力下，神经性冲突得到了最全面的研究。然后，这本书并不想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我们关于神经症的丰富知识足以让我们将所有群体现象——文化、宗教、进化——当作神经症的类比，以便使之符合我们的概念表述。我们将寻求另一条途径。

当前的精神分析主要指向关于自我的研究。自我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用适应性的方式来整合自己的经验和行为的能力。它逐渐将研究重点从自我受创伤或被扭曲的条件转向自我在社会组织中的根源。我们研究并理解自我并不是想给社会一剂速效药，而是想完善我们的理论蓝图。鉴于此，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精神分析视角的关于自我和社会之关系的图书。

这是一本论述童年的书。如果你去搜寻关于历史、社会和死亡的

文献，可以肯定的是，你很难发现一篇主题是关于“所有人最初都是儿童，并且所有人都起步于摇篮”的文献。人类拥有漫长的童年期，文明社会的建立让我们拥有了更长的童年期。漫长的童年期让人类获得了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提升，但同时也在人类身上留下了情绪稚性（emotional immaturity）的残渣。尽管许多部落和国家会通过各种方式训练儿童，直到他们达到人类应有的成熟和整合，但是长大成人的个体身上仍然会残留童年时期的非理性恐惧情绪。

临床医生会怎么看待此事？我认为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学方法。即便精神分析关注的是医学数据，但它却把这些数据看作过去经验的指标进行解读。精神分析研究的是心灵在成熟和幼稚方面之间的冲突、在现在和过去的冲突，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是通过分析个体来研究心理的进化的。此外，精神分析也阐明了人类的历史是放大版的个体生命周期。

我认为这本书阐述的是历史进程。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师是一位奇怪的或者说新型的历史学家。在对他所观察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他也成了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作为一位治疗师，他必须认识到自己之于观察对象的反应。他作为观察者的“等式”成为他用来观察的工具。因此，无论是对于和其他客观科学术语的一致性的追求，还是孤傲地和当今时代割裂开来的态度，都不能、也不应使精神分析失去沙利文所说的“参与性”。

从这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一本带有主观性的书，是一本概念化的旅程。我没想过本书要被谁引用或者成为一本参考书籍。总体来看，引用其他书上相似的模糊概念来解释现有的模糊概念，这似乎是徒

劳的。

要理解我的这种个人研究方法需要先了解一下我的学习过程和我的整个知识体系。

我是从艺术领域进入心理学领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你们在阅读某些内容时或许期望我指出具体的事实或概念，而我却“画”出了我想要说的内容以及背景。我必须借助具象性的描述而非论据指出事物的本质。

我第一次接触孩子是在维也纳的一所小型美式学校里，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多萝西·伯林厄姆和伊娃·罗森菲尔德，校长是彼得·布罗斯。我的临床生涯的开端是作为一名儿童分析师。在这个阶段，安娜·弗洛伊德和奥古斯特·艾奇洪给了我很多指导。我后来从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毕业。

亨利·默里和他在哈佛大学心理诊所的同事们让我在美国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在许多年里，我有幸同许多人类学家进行了许多对话，其中主要有格雷戈里·贝特森、鲁思·本尼迪克特、马丁·洛布和玛格丽特·米德。斯库德·梅吉尔和阿尔弗雷德·克鲁勃介绍我进入了这个“领域”。他们对我的影响详见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欠玛格丽特·米德的情可是怎么也说不完的。

我在研究儿童方面取得的成果应归功于劳伦斯·弗兰克，因为他最早鼓励我对儿童进行研究。小约西亚·梅西基金会提供的基金使我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和人类关系研究所）参与小儿神经症初期的研究，大众教育董事会提供的基金让我有幸参与了琼·沃克·麦克法兰针对加利福尼亚儿童的长时程研究（于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

我的妻子琼·埃里克森对本书进行了编辑。

在撰写手稿时，我曾咨询了海伦·梅克约翰，以及格雷戈里·贝特森、威尔玛·劳埃德、加德纳和路易斯·墨菲、劳伦斯·西尔斯和唐·麦克基农。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会出现许多虚构的人物：山姆、安和彼得、海军陆战队队员、苏族人吉姆和巫师范尼、简和她的母亲、玛丽等。他们都是我的病人和研究对象，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提供了关于个体行为的清晰“样本”。这些年来我一直记着他们。我希望我的研究报告能传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以下同事和朋友在提供相关数据方面对本书的支持：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系的弗兰克·弗雷蒙特-史密斯博士，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弗雷策·贝格-艾美瑞博士、玛丽安·普南博士和鲁斯·沃什伯恩，门宁格基金会、索瑟德学院的玛丽·莱彻博士，东湾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的威尔玛·劳埃德，锡安山医院、退伍兵康复诊所的伊曼纽尔·文德霍茨博士，还有儿童指导诊所和旧金山公立学校的负责人。

本书的部分内容基于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论文包括《游戏中的配置：临床观察》《婴儿期和幼儿早期的问题》《对苏族人教育的观察》《希特勒的幻想和德国的青少年》，专著包括《游戏的解读研究：对幼儿游戏打断的临床观察》《对尤洛克人的观察：童年期和世界的影像》以及《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1》中的“两个美国印第安部